

过街楼是上海石库门弄堂一道特别的风景线。过街楼是弄堂口的标志性建筑，上有半圆拱圈的花枝缠绕的浮雕，下有一方匾额大小的空白，用水泥砌出的立体字，仔细看，这些颜体、欧体的书法写得很典雅，还刻有弄堂建造的年份，镶嵌在过街楼的正中。

过街楼跨在弄堂上，楼上住人，底下通行，得天独厚的位置，犹如一座瞭望塔，一排窗子对着弄堂里，一排窗子对着外面的马路，两头各有风景。特定的居住环境形成了特有的风情。早上，勤劳持家的主妇们已完成了买菜的任务，灼人的暑气还未泛起，过街楼下的穿堂风凉爽而清新，便各自搬只小矮凳，拎着菜篮子聚在一起，一边聊着家常，一边剥毛豆、拣毛菜、削土豆、刨丝瓜、摘豇豆。冷不防，有人把话题转到了一旁正低头修套鞋的小皮匠身上，说要帮他介绍女朋友，小皮匠开心地得两眼笑成了一条缝。小皮匠已在过街楼下摆摊多年。早年，他随师傅从苏北农村来沪，后独立“门户”自摆摊头。他约莫三十多岁，与弄堂里的人混得很熟，进进出出的人都会与他打个招呼。有人家下馄饨会端去一碗让他尝鲜，有人家过生日烧了排骨面也会送上一碗给他，而小皮匠帮弄堂里的人修鞋子收费也是低廉的，向他讨点补套鞋的胶水，要几只“钉掌子”的鞋钉，拿一块车胎皮，小

体收音机还唱着沪剧“鸡毛飞上天”。傍晚，背阴通风的过街楼又成了孩子们的避暑胜地，有的摆只小台子算扑克牌二十四点，有的搁好架子打起了康乐球，有的在斗蟋蟀，更多的孩子在玩跳棋、飞行棋和军旗四国大战。不少过街楼的房子年久失修，楼上人家的地板缝大得吓人，趴在地板上能看到楼下进出弄堂的人。碰到落雨天，弄堂人只好到过街楼生下炉子，升腾的烟雾缕缕钻进了楼上人家，熏得老人连连咳嗽，只好将席子铺在地板上挡烟。有时，楼上人家拖地板，楼下却是一桌桌的牌摊头，水滴滴嗒嗒淌到打牌人的头上，“楼上人家撒尿出啦”，打牌人没好气地大声嚷嚷着，可手中还是紧紧握着一副牌，不肯放手。楼上夫妻吵架，家什摔得“乒乓响”，楼下一撮堆看走象棋的人，有人不耐烦地拿起一把丫杈头，对准头顶上的楼板一阵乱戳，“不要吵啦，烦煞特了，吃的泡饭，哪能有介大的力气，歇歇好哇”，话音刚落，楼上“吵相骂”的夫妻好像得到了“休战令”，立刻没有了动静。

我喜欢去万航渡路同学家的过街楼，特别喜欢把头伸出窗口，看看马路上车水马龙的景象，又倚窗瞧瞧弄堂里忙忙碌碌的



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、国家重点文化旅游项目、上海著名文化品牌超级全媒体梦幻剧《时空之旅》已连续演出13年，累计达5000余场，500余万人次观众。我总共两次特地前往拍摄。第一次大约在12年前，当时刚开始上演，非常想拍几张照片留念，可在还没开始时，我刚拿出照相机，便被安保人员明确告知不能拍照，只能收起相机静心观看。节目精彩、惊险，演员精湛技艺以及大胆程度，远远超过常人的想象。多想拍点照片啊！但也只能强忍。前不久有朋友告知，说是《时空之旅》正在进入上海马戏城的“告别演出月”，可拍照，不过不许使用闪光灯。

摄影

在上海星罗棋布、大大小小的博物馆、美术馆中，我被一家正在进行“非遗”对话新时代的展示吸引了，开幕后第二天就去了闵行一看究竟。

说起来，这项“非遗”于我实在是太熟悉太亲近了，几乎从未离开我，简直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。这，就是钩针编织。40多年前，它随着一位上海姑娘走进了我的生活。在吃喝用穿都要凭票供应的时期，她靠着几根竹针、一条前端有倒钩的细铁钩，用棉的、毛的、丝的线团，为一家老小护身、护暖，在平淡中增添出美来。当时，它仅仅是姑娘们出嫁前应备的女红，无声无息地口传心授、日常使用，而并没有意识到，这还是一项千百年来美的传承。

美术馆迎门口就有一双娃娃穿的旧式老虎鞋，两张卧床加起来般大小，色彩斑斓，虎头虎身，似曾旧识，显得分外亲切。一脚迈

人们。我同学家放风筝，摺纸折飞机，用弹皮弓弹近在咫尺电线上的麻雀和鸽子。麻雀飞走了，“子弹”却飞到对门人家的玻璃窗上，“叭”，玻璃窗成了放射状。我慌了手脚，缩回了头，蹲在窗下，等着对面人家“骂山门”。过了好久，未见有动静，悄悄抬起头来，对门人家竟然无人。我立即关上窗子，拉好窗帘，下得楼去，一路小跑奔回家。

过了几天我又去同学家，打碎人家玻璃窗的事没人说起，我那揪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于是又趴在地板缝上看风景。楼下的剃头摊、水果摊、裁剪摊一个挨着一个，吆喝的，讨价还价的，构成了独有的弄堂生活交响曲。

现在，过街楼在城市中已不多见了，其斑驳的景象也慢慢尘封在老去的记忆中，可它终究也是城市温度的一个侧面、一种风情，可追可忆。

弄堂旧趣录



我几乎有点不敢相信，难道长达12年的期待终于出现转机了？6月29日即正式结束前一天，我带着相机再次踏入上海马戏城。演出前夕，礼仪小姐果然手举告示牌“请不要使用闪光灯”绕场而行。我放心下来，堂堂正正取出相机利用现场光拍摄。现场照明度很低，而演员又在不停运动中，拍摄难度远比想象中更大。拍摄这张《艺高人胆大》时，我利用了极其短暂的舞台追光照明，并结合选择ISO2500的超高感光度，终于抓到了这个令人满意的瞬间。12年的期待一朝圆梦，衷心祝愿《时空之旅》办得越来越好！

七夕会

进去张望，要倒吸一口气：哇，真是太多太美了！几大间连串的高敞大厅里，悬的、挂的、铺的、缠绕的，全是上海的（准确说是闵行地区传承者）女人们用一团团绒线编织的伞、花瓶、衣服、龙虫鸟龟……还有仿制的中国书法、中西方名画以及上下紧密全纹的旧式座椅、台几、花盆、凉亭……甚至于一幅近百平方米的闵行地区地图！

在贴挂长幅百织图的墙壁上，你或许能找到一二幅过去见过但现在更复杂更丰富的构图，仿佛一张张亲人的脸庞，温暖着心间——那一大束粗细长短不一的竹针，因浸津过汗渍显得油亮，因被数不清次数的捏挑稍稍弯腰；而那根磨得通身发亮的铁钩针，在柄握处被一圈又一圈的绿

国庆假期聚会，席间大家天南海北的闲聊，其中，聊得最多的是当下的热门话题——旅游。聊自己去过地方的见闻、饮食、建筑、博物馆里的所见……渐渐地，说到了一些在旅途中让人不快的事，尤其是我们同胞的一些行为——有引自媒体的，有自己亲见亲历的，好像每个人都有些吐槽，而对自助团餐时候的“吃相”说得尤多。然而，我倒是有有些别的话想说。

自助餐80年代下半叶进入中国大陆，确实曾经因为大家对这种形式的不了解或者不懂得，时会有令人啼笑皆非的表现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些在过去常被诟病的现象，早已在悄然地发生变化。今年7月去俄罗斯旅游，碰到好多同胞。我们在同一家酒店用自助餐，长长的取餐台上堆满丰盛的食物，没见有国人胡抢乱拿的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餐台边角处有一锅子飘着浓浓番茄味和奶油味的罗宋汤——本名其实应该叫“红菜汤”，我注意到：中国的游客都是端着餐盘依次上前，只是稍稍舀上一两勺，很是礼让。汤锅的边上，堆放着各式奶油面包和鱼子酱，我听见他们在相互轻声商议：我们先拿一根长棍分一下吧，鱼子酱也先少拿一点……看着听着，我心里觉着甚是熨帖，又有几分欢喜。

据知，前年5月有一个中国的3000人旅游团去西班牙，一系列的观光活动中，这3000多位“驴友”的行为举止，赢得了当地市民的高度赞赏。《欧洲时报》刊文评说：中国旅游团的主要活动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，一些大型活动中，中国人在开场和散场时都井然有序，没有争先恐后，没有大声喧哗，礼貌文明，欢迎再次光临西班牙。同时，也看到过报道，个别西方游客在景观点拍照时，欢喜用手抚摸和拥抱雕塑，甚至对一些历史名人雕像作出不雅动作等等。任何国家与任何民族，都有不同的人群，其文化修养与素质必然地存有差异，不可片面地把一些个别行为上升为“民族素质”。无论对待中外游客，提议大家不要光有批评的声音，或许一句轻轻的提示，一个会心的眼神，比起在事后大发议论，效果会好很多。而在网上连篇累牍、津津乐道于“只有中国人才这样的”，这样的心理定势，我以为就失之于偏了。其实，好事同样多得很，只是这时候，我们就“看不到”了！这不也蛮怪的？

与其频频聒噪，不如多一些引导与宣教，哪怕是善意的讽喻，使他们在笑声里脸发热，让他们思索之余能有所领悟。文明的楼台，或许就在这笑声里，在这思索中，一块砖一片瓦地渐渐垒起。

近日，冰糖橙正在热销，走在路上，时不时可见到手提一袋袋冰糖橙的老人，或拉着孩子小手的年轻女士。冰糖橙的产地是湖南黔阳县（现属洪江市黔阳县），也是我的老家，想借此机会，说说冰糖橙的家世，讲讲它的来龙去脉。

说起来有故事呢。上世纪30年代，湘西黔阳县龙田乡长磧村农民段幼旬上山砍柴，归来时，又饥又渴，突然发现路边有一棵野生橙树，上枝挂满了金黄的果实，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闪闪发光。老段禁不住饥渴的煎迫，不由自满地放下了柴担，爬上橙树，摘了些其貌不扬、个儿不大的橙子，剥了皮果腹。真是不吃不知道，吃了脸上笑，原来这橙子十分香甜，几乎没有酸味。他饱餐一顿后，又摘了些带回去，让家人品尝。开春，他把这棵橙子树挖了回去，栽在自家房子后边，又用压条法繁殖了几株。翌年，

果实丰收，他拿到市场去销售，却因果小无人问津，一气之下，他将树砍了。幸这之前，同村农民段天朗买去一棵，得以留下种子。1956年合作化时，这棵树结果20余公斤，果质脆嫩味甘甜如冰糖，群众称其为“冰糖包”。于是“冰糖橙”的名称就这样流传开了。1964年成立柑橘专业队，由段天朗之子段维俊任技术员，他在当年10月中旬农业柑橘生产会议上反映了冰糖橙的情况。10月23日县农业局派技术干部肖育训实地考察，认定为柑橘优良品种，引起县领导的重视，决定由农业局出钱，县果品公司配合，并建一围栏，将该树保护起来，以免枝条流失，同时安排大安桥园艺场进行繁殖，扩大栽培。

此后，冰糖橙在多次柑橘鉴评会上获得好评，得到全国大力推广，最后渐渐成了百姓们喜闻乐见的果中佳品。

色丝线缠得紧紧的，曾伴随我们走南闯北，磨砺得冒出了一层细绒。现在，竹针们就静静地躺在衣柜抽屉里，而那根铁钩针也藏在蝴蝶牌缝纫机板下小盒中，闲置在卧室角落。若不是这次的钩针编织美术展，或许很难再想起它们来。

而在创新发展、共享未来的新时代，有这样一批钩针编织的传习者们，摆脱因循，大胆求变，将编织技艺与绘画艺术相结合，完成了一次钩针与中外画笔的完美对话！观展中，悄悄拥进来一帮人，围着大厅里绒线编织的一幅幅巨画，昂着头，竖起耳朵，聆听着高个俊拔的男解说员亲切又缓缓的话语，表情诚恳敬重。那是描摩西方绘画大师梵高、

莫奈的作品；那是宋画《江山》；那是当代沪上画家丁立人的《奔跑的人》……我也第一次听到了这么多编织中的专用术语：伊拉克法、西欧棒槌法、短针、挑法等等。

领头是一位穿西装背着工作包的青年黑人，陪同的中方姑娘告诉我，他是马达加斯加的旅游部部长，为了参加明天开幕的上海中国进口博览会，昨天刚刚抵沪，今天就要来这里。只见他不仅认真观摩，与同伴们低声讨论，后来还央求见一见那些制作艺人。三位着装优雅的中老年上海女人就在馆内，她们身上披着花纹现代的装饰，双手交互着两根牵着绒线球的竹针，大大方方地微笑着解答非洲客人的提问。那种眼神，透着一种自信，一种自豪。那种微笑，传递着沪上百年传承的文化涵养，一种面向世界的开放包容……

蔬菜或平庸如仆妇，或稚嫩如少女，独莼芹二菜如美人君子。莼菜如美人，独生长南方清水之中，从生长到贮存再到入羹，须臾不离清水。味淡而鲜滑，不可与任何辛浓调料相配，只可配入蛋清调和的雪白羹中。其清至此，久居北国苦寒、官场之地的张翰也就有莼鲈之思。

芹菜如君子，有仪有谦。南有水芹，北有旱芹，外邦有西芹。其形貌口味略异，皆清悠而平正，故诗经采芹，以近王者，故披心沥胆者，谦曰献芹。入菜则诸味皆调和，宜淡，宜咸，宜酸，宜辣，宜苦，宜甜，然终不变其清悠，芹如君子，逆顺悠然，不改其志也。

童话。安徒生童话，格林童话，还有……对了，还有王尔德童话。嗯……好像课文里有他的《快乐王子》？对，那是王尔德童话里的一篇。王尔德总共写了九篇童话，都在这本书里了，你很快就会读到。

为什么王尔德童话不如安徒生童话名气大呢？是不是因为不够好，或者因为王尔德写得太少？啊，不是的。王尔德童话足以跟安徒生童话媲美，而且虽然只有不到十篇，却每一篇都是瑰宝。那是因为有的大人会有一种看法：王尔德童话里面蕴含的东西太多了，小孩子是看不明白的。

他们错了。要知道，孩子经常比大人更能看清事物，因为孩子的心地最干净，孩子的眼睛最明亮，还有，孩子的感觉比大人敏锐得多。再说，孩子是会一年一年长大的，可以过几年再读一遍，每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、新的喜悦，那不是很好么？

要知道，几乎所有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，都是同时受到儿童和成年人喜爱的，只不过王尔德的童话比较特别，特别让人觉得大人也应该读。他自己也说过，他的作品“不只是为了儿童，也是为了18岁到80岁之间所有充满童真的人”。

王尔德（Oscar Wilde，1854-1900）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，是英国一个大作家、大戏剧家、大才子^{注1}，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要到的作家之一。他用纯正精致的文字来创作，他的作品瑰丽华美……“他是唯美主义作家！”假如这会儿你抽空去网上查找过他，你一定会这样说。

是的，王尔德是所谓“唯美主义”作家，但王尔德的童话并非唯有美。除了无与伦比的美之外，爱和悲悯同样是他的作品的魅力之源。你甚至还会感觉到一点淡淡的忧伤，很美的忧伤。当然了，故事本身很棒很棒，因为王尔德是大戏剧家，特别善于讲故事。另外，王尔德还能将美和讽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这是很少见的。

你也许会问：“最后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要重译王尔德童话呢？”我的回答是：“我想比别的译本做得更好些，尽量更好地还原王尔德的精致和美。”

接下来该你自己慢慢读了。希望你读完以后会感到比较满意。

注1：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，爱尔兰属于英国，所以通常认为王尔德是英国作家。

为孩子写的译序